

理學治要卷二一序

國學治要四

宋元以來各家論學名著

此類之立。其說與諸子編之爲諸子論學名著類同。惟彼上溯隋唐以往。此則下窮宋元以來。而其選輯之難易。亦有不同者耳。何以言之。蓋宋元以來之著述。辭義明顯。篇章完整。惟錄則失之繁碎。故所取特少。其依託竄亂之事。皆不多見。但作者則百倍古昔。卷帙繁蕪。醇駁雜出。故網羅難周。論定需時。此其難易之辨也。今之所錄。於易者固不敢忽。於難者當更加盡心。用是詳考各集。不主一家。都計選存若干篇。其大要有推衍理學之緒餘者。有立論切實或卓越不專以理學爲名。而亦不外於前七家者。又有自成家派。特與理學諸儒相抗。而其著述確有心得者。有其人雖不以講學名家。而評論諸家之得失。談言微中。深入肯綮者。凡此等類。以篇數並少。不復細分子目。而壹以時代爲次。惟宋元明學案序錄等篇。因其以書爲主。其文於近代儒林之宗派。及學說之異同。略具梗概。故取附卷末。使學者循源討流。與前所錄各家之說同觀而互證焉。

理學治要卷二目錄

國學治要四

宋元以來各家論學名著

邵雍擊壤集詩四十八首

司馬光答劉蒙書 訓儉示康

呂大鈞呂氏鄉約

李侗謁羅從彥書

胡宏知言節錄附朱熹疑義

張栻孟子講義序

張九韶居家正本上篇 居家正本下篇 居家制用上篇 居家制用下篇

陳亮與朱元晦祕書書

程端蒙董銖學則

眞德秀大學衍義序

程端禮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吳澄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方孝孺求古齋記 家人箴十五首並序

薛瑄讀書錄三十七則

羅欽順與王陽明書 又與王陽明書

胡直六錮節錄

呂坤好人歌 爲善記

黃宗羲原君 原臣 原法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張爾岐辨志 答顧寧人書

陸世儀論讀書

張履祥與何商隱書

朱用純治家格言

王夫之俟解七則

湯斌理學宗傳序 答陸稼書書

陸隴其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顏元明親

李燾與許西山先生書 上顏習齋先生書

方苞原人上 原人下 李剛主墓志銘

李紱原教 原學上 原學下

劉大櫟息爭附錄 朱琦辨學中

袁枚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戴震答問性 答問理欲之辨 答問關宋儒之言 以上孟子字義疏證

陸燿復戴東原書

洪榜上朱笥河書

宋史道學傳序

宋元儒學案序錄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序錄 明儒學案

理學治要卷二

國學治要四

宋元以來各家論學名著

邵雍 宋范陽人。字堯夫。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宋史儒林傳。謂之才學易於穆修。修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神契妙悟。多所自得。寓洛四十年。當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恆相從遊。程顥兄弟皆以父執事之。雍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卒年六十七。賜諡康節。著有擊壤詩。專以韻語述憤。淺率之中。饒有理趣。爲後世理學家所宗。又有皇極經世。舊列儒家。清四庫以其說借易以推衍。而實無關於易。乃改隸術數類。

擊壤集詩四十八首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問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

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二十年來掉臂行。龍門道中作

無位立事難。逢時建功易。求全自有毀。舉大須略細。去惡慮傷恩。存惡憂害義。徒有仁者心。殊無仁者意。答人書言

年來得疾號詩狂。每度詩狂必命觴。樂道襟懷忘檢束。任真言語省思量。賓朋款密過從久。雲水優閑興味長。始信淵明深意在。北窗當日比羲皇。後園即事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疾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仁者吟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

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

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身雖未足。亦也卻無憂。天和將酒養。眞樂用詩勾。不信年光會。

催人早白頭。

逍遙吟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

富貴春華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花榮消得幾何功。

安樂窩中自貽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美行。樂己能樂事。此數樂之外。

更樂微微醉。

樂樂吟

善惡無佗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爲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

白圭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誠子吟

雞職在司晨。犬職在守禦。二者皆有功。一歸於報主。我飢亦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無纖毫。

功德補於時。

知幸吟

天意無佗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

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天意

爲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如未知說。在乎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中秀。

傑出方名席上珍。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教子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爭。棊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少日挂心唯帝典。

老年留意只義經。自知別得收功處。松桂隆冬始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蒿萊盛夏亦能榮。光陰去後繩難繫。利害在前人必爭。萬事莫於疑處動。

一身常向吉中行。人心相去無多遠。安有太平人不平。以上旋風二首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

寬如天地間。心安

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有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鍊其辭。抑亦鍊其意。鍊辭得奇句。

鍊意得餘味。論詩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

人知與不知。爲善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

豈在塵埃裏。男子

未見希夷真。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

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真。始知今與古。天下長有人。

希夷真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以上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蹟三首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

九謂太極。自作

贊真

財利爲先。筆舌用事。饑饉相仍。盜賊蜂起。孝悌爲先。日月長久。時和歲豐。延年益壽。

治亂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太平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

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極論

安莫安於王政平。樂莫樂於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

安樂窩銘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

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學佛

一歲之事慎在春。一日之事慎在晨。一生之事慎在少。一端之事慎在新。

觀事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

君子尙德。小人尙力。尙德樹恩。尙力樹敵。

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福隨。

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

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

君子思與。小人思壞。思與召祥。思壞召怪。

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

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絕。以上君子八首

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慮。爽意之言少語。爽身之事少做。爽口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至誠

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所樂樂吾樂。

樂而安有淫。無苦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爲能寫字。非謂能爲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欲行人世上。

直須先了身。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

事師盡其義。以上十分二首

多事招憂。多疑招禍。多與招吝。多取招損。多事吟

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處身吟

居暗觀明。居靜觀動。居簡觀繁。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匪居匪觀。衆寡何用。觀物吟

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人和心盡見。天與意相連。論物生新句。評文起雅言。興來如宿構。

未始用雕鑄。談詩吟

時難得而易失。心雖悔而何追。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志與願違。得失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自餘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漸老時。每用風騷觀物體。卻因言語漏天機。林間車馬自稀到。

塵外盃觴不浪飛。六十一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首尾吟

司馬光

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字君實。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王安石新法之害。不合。出居洛。哲宗卽位。

光入爲相。盡改新法。旋卒。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光學行誠篤。操守廉潔。自謂平生無事。不可對人言。爲宋代名臣純儒之表率。著有溫公易說書儀資治通鑑潛虛傳家集等種。

答劉蒙書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

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嬖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

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鎔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訓儉示康

吾本家寒。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曷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糞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呂大鈞

汲郡人。徙藍田。字和叔。嘉祐進士。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兄弟四人。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皆

仕於神宗朝。敢言有爲。三即大鈞。四大防。字與叔。先後從張載。二程學。兄弟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化之。

呂氏鄉約據朱熹增刪本照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 | | | | |
|--------|--------|--------|--------|
| 見善必行。 | 聞過必改。 | 能治其身。 | 能治其家。 |
| 能事父兄。 | 能待妻妾。 | 能教子弟。 | 能御童僕。 |
| 能事長上。 | 能睦親故。 | 能擇交遊。 | 能守廉介。 |
| 能廣施惠。 | 能受寄託。 | 能救患難。 | 能導人爲善。 |
| 能規人過失。 | 能爲人謀事。 | 能爲衆集事。 | 能解鬪爭。 |
| 能決是非。 | 能興利除害。 | 能居官舉職。 | |
- 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其能者書於籍以獎勵其

不能者。

過失相規。不犯義之過五六

酌博鬪訟。誣謂過五六喧競博謂賭財物關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

行止踰遠。誣謂過五六喧競博謂賭財物關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

行不恭遜。侮衆皆遠法爭訴得已不己者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言不忠信。或爲人謀過者短長者特強

造言誣毀。誣謂過五六喧競博謂賭財物關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

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私克隱而專取不恤餘談人之作嘲詠匿名

交非其人。所與交者傷於私克隱而專取不恤餘談人之作嘲詠匿名

游戲怠惰。遊馬無遊之入則凶惡及游惰不修者戲往還者非已朝

動作無儀。謂衣冠太華飾及全不恭者整者當言衣冠而入街市者

臨事不恪。謂事廢忘情者

用度不節。謂非道營求者○以上不修之過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

改者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尊幼輩行。與父同行，及十歲於己敵者，少歲於己上，十歲以下，長於己少者，少歲於己上，與兄同行，曰長者。凡五等以上。

造請拜揖。凡少者疑幼者於尊者，長者請長者為首，冬尊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此外候問。

門外下馬。於外見，則升堂，見禮四拜。燕見者，退則主人見送於廡下。○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主人請就階上，再拜。

請召迎送。凡請召者，飲食親往，投書既來，○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則別使。

若上客。皆不爵，齒者為序。○凡有遠出，遠歸者，則出餞送之。或五里，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有飲食，既歸，飲之，少者為之。○凡有遠出，遠歸者，則出餞送之。或五里，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有慶弔贈遺。凡同約者，吉事則慶之，凶事則弔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儀，弔贈，或哭或笑，且助其力。○凡營為之，借與所慶弔者，不相營幹。○凡弔禮，初喪未易服，則率衣往，或哭或笑，且助其力。○凡營為之，借與所慶弔者，不相營幹。○凡弔禮，初喪未易服，則率衣往，或哭或笑，且助其力。

不可相率往。衣發引，待引，客亦送，不可受。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水火。往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

盜賊。官司其家貧則捕之。助其出募賞。

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

死喪。闕藥則助其辦。疾之費。

孤弱。孤遺無依者。若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力為辯理。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

之。無令陷於不義。

誣枉。有為入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

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乘之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財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聞知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李侗。南劍人。字愿中。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從受業。朱熹少嘗師之。侗之言曰。學問之道。不在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則自覺天下之理。脈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世稱延平先生。卒年七十一。

繼文靖。有延平答問及語錄。

謁羅從彥書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端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

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胡宏

崇安人。字仁仲。安國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

栻師事之。紹聖中。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檜死。宏被召。以疾辭。著書曰知言。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有詩文集。皇王大紀。學者稱五峯先生。案胡宏之論心性。在宋代別爲一派。不與程門同趣。故朱熹嘗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辨論。作知言疑義。附於卷後。今采知言。卽以朱熹已作疑義者錄前。無疑義者隸之。俾學者瞭然於當時學派之異同。而考其得失焉。

知言節錄

附朱熹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

其本編也。如何。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其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旣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夫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於今

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卽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耳。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卽性與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杖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目聞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

杖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

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個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胡子喟然歎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形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相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

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爲善惡亂。方且爲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爲君子者奈何。戒謹於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生死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旣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間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

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閒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函養之功。更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祇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間。且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是處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其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

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有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爲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終始。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爲哉。夫欲以人爲者。吾知其爲邪矣。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琪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聖人尚賢。使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舞智尚術。求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爲外。無主於中。而氣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爲本。以果爲行。一身之氣。有時而動。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瞭然於心。在身爲道。處物爲義。氣與道義同流。融會於中。可謂盡性者矣。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其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當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

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權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動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爲鑒戒矣。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尙不能保其身。而況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學卽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爲學而已。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張栻

綿竹人。遷居衡陽。字敬夫。累官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謚宣。栻穎悟夙成。長師勅宏。以古聖賢

自期。尤嚴於義利之辨。學者稱南軒先生。有南軒易說。癸巳論語解。癸巳孟子說。南軒集。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日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陸九韶

金溪人。字子美。與弟九齡九淵相爲師友。嘗講學於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其學以切於日用爲要。晝之言行。夜必書之。清李紱志學編曰。梭山老圃集四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明季內閣書目尙有之。今購求不可得。祇從其家譜錄出。居家正本制用四篇。而修身齊家之要。已大備矣。按此四篇。今象山全集亦附載有之。

居家正本上篇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悌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

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閒。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居家正本下篇

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請試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後安寧和睦。可安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遜讓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而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

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弟。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乎。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中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居家制用上篇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

中。怨讎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畚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分。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畜。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靈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畜。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糧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居家制用下篇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有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

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愒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閒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所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陳亮

永康人。字同甫。才氣超邁。善談兵。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論五首。不報。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

事。帝將官之。亮卽渡江而歸。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

官未之官卒。亮嘗自言其文。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於諸儒咸有所愧。至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著有龍川集三十卷。

與朱元晦祕書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望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全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

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往。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

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缺。來論誠不誣矣。至於吟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

程端蒙 董銖

端蒙。德興人。一作鄱陽人。字正思。朱熹門人。當時禁爲洛學。端蒙持書上諫。議大夫王月然書

之。著有性理字訓。毓蒙明訓。銖。德興人。字叔重。亦熹門人。有性理註解易書註。人稱擊澗先生。二人嘗共推其師鹿洞揭示之意。而作學則。其條文頗簡明切實。爲初學入德之門。

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

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褶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譁。毋論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

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很傲。毋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毋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酒。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記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

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戢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篋衣笥。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值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污穢。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長。坐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之矣。

眞德秀

宋城人。字景元。後更景希。理宗時。拜參知政事。立朝有直聲。卒年五十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其

學以朱熹爲宗。頗多發明。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其後正學得以復顯者。德秀之力也。（寧宗時韓侂胄秉政。欲除異己。以快己私。因目道學爲僞學。乃禁用僞學之黨。削朱熹官。貶蔡元定於道州。朝廷正士一空。旋因衆議沸騰。恐不免報復。乃弛其禁。）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心經西山文集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

程端禮

元慶元人。字敬叔。從史蒙卿遊。

蒙卿鄞人。字景正。號吳齋。宗朱熹之學。

傳朱熹明德達用之旨。官

衢州路教授。嘗因輔廣。

廣慶源人。字漢卿。師事呂祖謙。朱熹。

所輯朱子讀書法而增修之。著讀書分年日程。

國子監取以頒示郡縣。有長齋集。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

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鬆。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

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愚按此六件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

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顧不美歟。

吳澄

元崇仁人。字幼清。用力聖賢之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至大初。爲國子監司業。四方之士負笈從學者以千

數。暇卽著書。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著學基學統二篇。又校正老莊太玄經皇極經世樂律八陣圖葬書。所居草屋。程鉅夫題曰草廬。故世稱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諡文正。案有元一代先後名儒。宗朱者有桃樞許衡金履祥等。宗陸者有陳苑趙偁等。惟澄不主一家。所學尤博。論者以爲駕姚許諸子而上之。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學士靡宗。誰復知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騫。而自不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意味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囁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與我爾。

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臆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篇。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文正公此記。自敘用功得失。悔悟深切。有志於聖學者。反覆此篇。門徑了然矣。

方孝孺

明寧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從朱濂遊。宗朱子之學。闢異端。名其室曰正學。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入南京。召使草即位詔。孝孺衰絰至。號哭徹殿陛。終不從。被殺。時年四十有六。有侯成集希古堂稿。福王時追諡

文正。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

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鄰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家人箴十五首 並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

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與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並。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爲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爲賤辱。疇汝之賞。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滅。古人之學。修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異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太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疏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恆理。各有

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有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墮。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旣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憫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旣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引人。尙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說。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慮。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

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啟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薛瑄

明河津人。字德溫。號敬軒。永樂進士。英宗朝。累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尋致仕。卒。年七

十三。諱文清。其學一本程朱。以復性爲主。不侈談著作。嘗言樂有雅鄭。書亦有之。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說。鄭也。嗜者常多。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著有讀書錄續錄。卽本斯旨。皆躬行心得之言。爲明代理學家之名著。坊刻有薛子道論。題爲瑄撰。實乃後人自其讀書錄中。摘出別立一名。非瑄本有二書也。

讀書錄二十七則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者。皆人欲。如日月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及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爲貪侈之戒。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安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

信矣。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作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輒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羅欽順

明泰和人。字允升。號整庵。弘治進士。世宗立。擢吏部尙書。時張璁桂萼以諛證驟貴。樹黨屏逐正人。欽

順恥與同列。乃辭不拜。里居二十餘年。潛心格物致知之學。著困學記。辨析精審。卒年八十三。諡文莊。

與王陽明書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蒙誨益。第苦多病。怯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於一。是恆用爲歎。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具在。而他所未聞者尙多。乃今又獲并讀二書。何其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竊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卽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卽事卽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

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欲卽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孥。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而讀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

朱子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而非。而以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答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儻於斯言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黽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駸尋衰晚。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駑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疏。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觀矣。伏惟經略之暇。試一觀焉。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與王陽明書 戊子冬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敝邑。甚欲一瞻德範。以慰多年渴仰之懷。奈病骨支離。艱於遠出。咫尺千里。悵惘曷勝。伏惟亮察。去年嘗辱手書。預訂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爲愛良厚。感戢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固滯者。未免於循常。而高明者。恆妙於獨得。竊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晤間之所能決也。然病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條爲一段。具如別幅。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然。愚者千慮。容有一得。先睽後合。尙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擇。幸甚。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耶。然誨諭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

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吃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初作此書。將以復陽明寄。而陽明下世矣。惜哉。鄙說數段。皆記中語也。念非一家私議。因錄之。

胡直 明泰和人。字正甫。號廬山。嘉靖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萬曆中卒。直少攻古文詞。後從歐陽德及羅洪先遊。以王守仁爲宗。嘗與門人講學螺水上。有胡子衡齋衡廬精舍藏稿。（清四庫子部儒家存目胡子衡齋提要略曰。大要以理在心。而不在于天地萬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守仁本謂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而直乃謂吾心所以造天地萬物。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息矣。是竟指天地萬物爲無理。與守仁亦不相合。未免太失之高遠云云。）

六錮 節錄

弟子曰。且巨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冰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目。微繹乎腑臟。辟諸層崖陰黯。非太陽爲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爲之終日。莫能滌也。蓋二三子之錮於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瘳承學。胡子曰。何哉。六錮。曰。世儒之所爲爭而未肯降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入者。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爲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於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未盡於彼。而欲彼之有入於我。無異乎其隴然明而滂然塞也。胡子曰。然。

然則何謂虛實之錮。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爲實。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實。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理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下文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而弗之忌。彼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褻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

觀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牛穀棘而不速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於親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於盡心。而莫幻於索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焉索理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爲名也。楮墨之爲書也。影響之爲傳也。意念之爲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爲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謬。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於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而奚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瀦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煜。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於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於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爲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心性之綱。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雖不可離。而尤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卽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卽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其形。蒙以袞。寫載以軒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而況物理。何哉。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卽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卽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

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能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熙。太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疇非是也。曩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府三事九疇。九經。以迨天地萬物。無有端崖。疇非是也。然則所覺者。卽能覺者爲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捧土揭木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安知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絲分也。吾嘗比釋氏於宿火瀦水。而水火奚罪哉。今奈何嫌於覺性之相近。乃至駢拇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盡誅中常侍。而濫及於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懼及已也。乃皆畫鬚以自別。今之儒

者懼近釋氏而必求物理以自別。是亦畫鬚者之自爲贅也。豈不過甚矣哉。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芻豢喻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繆也。信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爲在物矣。顏子又安得輓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違。非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於三月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爲二物哉。若夫理義芻豢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文牽義之莫繆也。子姑反觀。無滯隳。惑也終身。

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貴有序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凌節而教。而況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嚶嚶然唯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入矣。然則書所稱學於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猶之種樹。必先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而爲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涵

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修其身。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卽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於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於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於江河。非獨凌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紊也。孰紊哉。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顛末未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告樊遲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訥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卽心也。性也。恭忠敬。訥言。卽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出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於少儀曲禮。治於詩書禮樂。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礱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專求其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覩已。豈嘗以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賦。蓋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

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後世乎。經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德。非曰泛然馳騫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多識，又可觀已。亦豈以先末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爲紊也。嗟。

何謂格物之綱。曰：弟子荷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卽經文所謂明德是已。致知者，卽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引。初學者猝難了也。蓋嘗聞之。倉頡觀鳥跡而作字。奚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尙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員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婚陳鴻雁，費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著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哉。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旨與。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爲窮，以物語物矣。乃增而爲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不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卽以格物應是。

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其本卽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吁。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孳孳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末學者未嘗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爲事。濫焉浩焉。如買船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哉。彼旣倒置矣。而猶自以爲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制器尙象者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夫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卽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卽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觀乎所當然。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產乎冬實。樛

質生乎人而仆而髡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天清地寧，日晨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腠髓，仄厯暈珥，晝星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蟲魚猝生，兩毛隕石，穴犬并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子旅入，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瞭矣。知本之學可後乎哉。

呂坤

明寧陵人。字叔簡。號心吾。萬歷進士。歷官內外。留意風教。主持正義。爲小人不容。致仕卒。年八十三。坤少

時資質魯鈍。讀書不能成誦。繼乃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其學不語精微。不談高遠。所著文字。皆切近淺顯。以躬行實踐爲本。（案清陳宏謨有養正訓俗等遺規五種。所收此類文字甚多。學者可取備參閱。）著有呻吟語。閩範

實政錄去偽齋文集。

好人歌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爲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尙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

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妬忌。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謔戲。好人沒閒言。
好人不謗議。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浪會。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邈遠。好人不躑蹊。好人不強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
好人施恩惠。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
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不論大小事。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貴人做好人。
鄉黨不咒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干頃地。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年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人自羞愧。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十倍。好人鄉邦寶。
好人家國瑞。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
休做惡人流世間。

爲善記

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詔事神鬼者。褻也。善則
福。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
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
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
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飢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

如飢不食。董渴不飲。鳩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

黃宗羲

清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明將亡。奔走營救。卒無功。入清。隱居教授。數徵不起。其學推本姚江。而綜合

諸家。博考經史。方矯王學末流之弊。嘗言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晚年著明夷待

訪錄。以箕子自比。其議論縱橫透關。顧炎武極歎服之。卒年四十六。門人追謚曰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又有南

雷文定明儒學案等書。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祖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見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

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膝。固扇鑷。一人之智力。不足以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甫則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

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肯也。夫治天下。猶曳木然。前者唱邪。後

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飢寒，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之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子不與臣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以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立

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治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總總然曰爲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其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剿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之所憫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見。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自非法之法極。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輓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於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顧炎武

清崑山人。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明諸生。奉母遺命。不事二姓。入清後。周遊四方。載書自隨。康熙間。薦應鴻博。修明史。皆不就。後卒於華陰。年七十。其學主於博文有恥。不悅以理學立名。嘗謂經學卽理學。其非王學尤甚。又長於考證。爲清代漢學家所宗。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詩文集數十種。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祿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佞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佞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張爾岐

清濟陽人。字稷若。號蒿庵。明諸生。清時隱居教授。恪守程朱之說。篤志力行。卓然經師。尤精三禮。屬

武自以爲不如。卒年六十六。著有儀禮鄭注句讀周易說略春秋傳義書庵集書庵閒話。

辨志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何也。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傳。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而已。篤於所嗜。耆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且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

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今夫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視所種以成效也。梁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故未官者。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尙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哉。

答顧寧人書

辱惠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勵。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

之典核。程朱之深醇。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砥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套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神世教也。爾歧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旣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

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

陸世儀 清太倉人。字道威。明諸生。嘗從劉宗周學。博洽無所不通。窮居教授。明亡。拓地十畝。築亭其中。自號曰桴亭。不通賓客。其學主教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與陸隴其並稱。二陸。年六十二卒。門人私謚曰尊道先生。亦曰文瀆先生。有思辨錄桴亭全集等種。

論讀書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工。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 四書 五經 周禮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古文 古詩 各家歌訣

十年講貫

四書 五經 周禮 性理 綱目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文獻通考

大學衍義 天文書 地理書 水利農田書 兵法書 古文 古詩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
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
詩

以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
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
於帖括矣。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張履祥 清桐鄉人。字考夫。明諸生。從劉宗周聞懷獨之學。晚年專意程朱。立身端直。躬習農事。學者稱楊園先
生。卒年六十四。有楊園全書。

與何商隱書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
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
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
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達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
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

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其所當言。終日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恩及禽

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徒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

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它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

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汜應。汜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醉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朱用純

清崑山人。字致一。明諸生。父集璜。殉國難死。用純慕王哀攀柏之義。自號柏廬。其學恪守程朱。知行並

進。而一以主敬爲要。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卒年七十一。所著有愧訥集。其治家格言一篇。辭義淺近。婦孺傳誦。世有以爲宋朱子所作者。誤也。

治家格言

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燕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背負。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辭嚴法肅。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婦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詔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陵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性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昵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

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妬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饑餓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爲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王夫之

清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入清浪遊不仕。後愈隱晦。最後歸衡陽。築室石船山。杜門著書。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戶。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所著有船山全書凡三百二十四卷。

俟解七則

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所惡於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如史記項羽本紀及寶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則有代爲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持於斯時也。其素所志尙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以其志氣橫發。無益於身心也。豈獨讀史爲然哉。經亦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喪。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沈溺於婦子生計。鹽米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泆於室家嘯晚寒溫拊摩之內。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於所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近世有千百年眼史懷史取諸書。及屠緯真鴻苞。陳仲淳古文品外錄之類。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贄藏書爲害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與於博文之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則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爲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爲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爲惡者。不但不知其爲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尚。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勸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及者。何心。芳春晝永。燕飛鶯語。見爲佳麗。清秋之夕。鶻啼蛩吟。見爲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則相鬪已耳。不則畏死而震懼已耳。庶民之終日營營。有不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搏合靈妙。使我爲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異。以負天地之至仁。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明倫察物。居仁繇義。四者禽獸之所不得與。壁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如彊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毋以簞豆竿牘爲恩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笑。田夫市販之毀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於慘刻也。學道節修之士。自命爲豪傑。於此亦割捨不下。奚足以與於仁。王龍溪家爲火焚。其往來書牘。言之不置。平生講良知。至此躁氣浮動。其所謂良知者。非良知也。夫子腐焚不問馬。故之惻怛心。專注於人。人幸無傷。則太和自在聖人胸中。以之事親則底豫。以之立身則浩然。

以之治人則天下歸之。此之謂良知。

吝似儉。鄙似勤。懦似慎。吝者貪而無已。何儉之有。鄙者銷磨歲月精力於農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大惡而不恤。何慎之有。儉者節其耳目口體之欲。節已而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儉安於近小。心專而志致。慎者畏其身入於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爲禍福利害所亂。能儉。能勤。能慎。可以爲豪傑矣。莊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王介甫以經義易詩賦。其意良善。欲使天下之爲士者。爲習於聖賢之言。雖未深造。而心目之間。常有此理作鏡中之影。以自知妍媸而飾之。自王守溪以弱肉彊食之句。爲邱瓊山所賞拔。而其所爲呼應。開合裁翦。整齊之法。羣相奉爲大家。不知天地間。要此文字。何爲。士風日流於靡。蓋此作之俑也。子曰。辭達而已矣。有意不達。達而不已。拙也。無意可達。惟言是節。是謂言不繇衷。王守溪薛方山之經義。何大復王元美之詩。皆無意可達者也。爲士於今日。不能不以此爲事。能達其意。如顧涇陽可矣。黃石齋之文。狂。黃蘊生之文。狃。殆其次乎。

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自蘇明允以斗筭之識。將孟子支分條合。附會其雕蟲之技。孫月峯於國風考工記。檀弓公羊穀梁。效其尤。而以纖巧拈弄之。皆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然侮其詞。猶不敢侮其義。至姚江之學出。更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

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讀五經四書。但平平讀去。涵泳中自有無窮之妙。心平則敬。氣平則靜。眞如父母師保之臨其上。而何敢侮之有。

陶淵明讀書。但觀大意。蓋自漢以後。注疏家瑣瑣訓詁。爲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詭曰。若稽古四字。釋至萬餘言。如此者。不得逐之以汜濫失歸。陶公善於取舍。而當時小儒驚爲迥異。乃此語流傳。遂爲慵惰疏狂者之口實。韓退之謂爾雅注蟲魚。爲非磊落人。而其譏荀揚。擇不精。語不詳。則自矜磊落者。必至之病。讀書者以對父母師保之心。臨之一罄歎。一欠伸。皆不敢忽。而加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情。將順於意言之表。方可謂畏聖人之言。以疏慵之才。而效陶公。自命爲磊落。此之謂自暴。

湯斌

清睢州人。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菴。順治進士。累擢江蘇巡撫。澄清吏治。口碑載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六

十一。諡文正。斌受業於容城孫奇逢。其論學頗宗陽明。而能持朱陸之平。以刻厲實行講求日用爲主。有洛學篇。睢州志。湯子遺書。明史稿等種。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

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諸儒。中所自得。道合心符。鍼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帙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儒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

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寶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寶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而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懼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之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能省察克治。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絜長。橫分畛域。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論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

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關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關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

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勸。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陸隴其

清平湖人。字稼書。康熙進士。先後官嘉定靈壽知縣。憲政頗多。卒年六十三。諡清獻。其學以居敬窮理。

爲主。推尊程朱。而力闢王陽明。顧涇陽。請爲禪學之流。敗壞天下之人心風俗。其言不無偏激。然論者以爲程朱之統。自明薛瑄後。獨隨其爲得其傳。所著曰四書大全。困勉錄。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等種。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關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

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誠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埽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

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們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

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

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不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譏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嘖。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慳。

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顏元 清博野人。字易直。一字渾然。號習齋。明末父戍遼東。沒於關外。元家貧。百計覓骨歸葬。世稱孝子。順治中補諸生。後棄去。主詔肥鄉之漳南書院。爲立規制。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嘗曰。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禮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依託。故於宋明理學各家之說。皆在排斥之列。卒年七十。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後德清戴望輯爲顏氏學記。

明親

理學治要卷二 宋元以來各家論學名著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旣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旣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

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祕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葦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

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歎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字。皆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旣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

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豔。惟其不得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議。非議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輟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諍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李懋，清靈縣人。字剛士，號恕谷。康熙舉人。學於顏元。又從毛奇齡論樂律。其學恪守顏氏。以堅苦耐勞應世實用爲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不同。卒年七十五。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忘編。習齋年譜。恕谷後集等種。又有恕谷年譜。記其一生言行之大略。則爲其門人所纂者也。

與許酉山先生書

璩嘗問道於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臯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卽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

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於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既遠。聖道遂溷。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於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既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襟亦得依門牆以有成矣。

上顏習齋先生書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寔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

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僞傳河洛圖書。上古圖書。自周驪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魍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眞知爲重。言人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

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爲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

方苞 清桐城人。字靈皋。號望溪。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其學以宋儒爲宗。所釋經義。皆推衍程朱之說。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章師倣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古文之初祖。卒年八十二。有望溪文集等種。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方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作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

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天下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以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尙者機變。所急者嗜慾。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

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于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歟。

李剛主墓志銘

李慤，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予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鹵。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闈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予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予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

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予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予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予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予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予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予。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予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予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爲學者法。故備

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嫫。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李紱

清臨川人。字巨來。號穆堂。康熙進士。官至直隸總督工部侍郎。爲田文鏡所陷。幾死。不屈。人歎爲鐵漢。其學

推本象山陽明。博聞強識。下筆千言。論者謂其能集江西諸先正之長。卒年七十八。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

原教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弃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卽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卽父子。友卽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嫫

者夫婦之黨。任師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耨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概。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崎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卽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

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卻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疆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

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卽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卽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卽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卽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卽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卽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也。

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季。其爲字從交。今學字中亦從交。易傳謂交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謂學之爲言。效。確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有則是。以可效。惟能則。乃謂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擴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顏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

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如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親書冊而勤討論也。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語言之告教。書冊之啣晤。聖門好問者。無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於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遊藝則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後就正於有道。則以爲好學。夫子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鄭注以學字連下句誤。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並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

也。其始教也。時觀而弗語。幼者聽而弗問。弗語弗問。始教猶然。烏有學爲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知。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爲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說。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卽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卽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卽爲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則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於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於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於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原學下

學訓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爲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蘊矣。親師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識。鞭策而使吾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總總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

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彙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然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日之間。自昧且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卽自加審察。爲理耶。卽奮然直前。爲欲耶。卽毅然斷絕。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爲人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反是則謂之放其良心。反之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有良知。且餘力以學文。亦旣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則必臨事而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而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所能得之也。卽如事親。孩提知愛。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心良心。卽大舜終身之慕矣。其所以盡孝之道。則戴記所云。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莫不本此深愛之心。是故昏而愛親。則必思定。晨而愛親。則必思省。冬而愛親。則必思溫。夏而愛親。則必思清。推之事長事上使衆。無不皆然。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若謂事上使衆。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家國天下無異理也。

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虛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至於常變經權。其理皆一。不過以此心權度之而已。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並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過曰絜矩。曾子答一貫。不過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說。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卽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以是爲竊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蓋自大學改格致傳補。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誤。余嘗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並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

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劉大櫛

清桐城人。字才甫。號海峯。副貢生。晚官黟縣教。授。喜讀莊周韓愈之書。工古文辭。方苞許爲國士。卒年八十三。有海峯詩文集。

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啟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媿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

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警警之。大盜至。肘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關。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曾子似子貢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附錄 朱琦辨學中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阻水涯。車攀舟輓。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

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鬩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已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已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牾。非第交鬩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間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觀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妒道真。最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卽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卽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算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卽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

交闕者之所笑也。

袁枚

清錢唐人。字子才。號簡齋。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少年棄官。佚宕不羈。築隨園於江寧城西。吟詠著作爲樂。其文章好出新意。不屑爲拘謹因襲之說。亦頗有名言。卒年八十二。有隨園全集數十種。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烝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讐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述。才能參己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撥。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

齊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祕。愈矜嚴。則道愈病。我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於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尊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

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攘臂。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願先生勿似之也。

戴震

清休寧人。字東原。乾隆舉人。四庫館開。紀昀奏曰。修薦之於朝。充纂修官。其學長於考證。尤精小學。晚年著

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復暢言性命理欲之故。以攻宋儒之說。為失經傳本誼。自謂乃平生著述之最大者。卒年五

十五。有戴氏遺書若干種。

答問性孟子字義疏證下二篇同

問論語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別之。以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於論語引程
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反取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為合於孔子。程子云。
無不善。孟子之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
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
也。又云。凡論性。須看立意如何。且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
告子所云。固是。孟子問他。說便不是也。創立名目曰氣質之性。以理當孟子所謂善
者。為生物之本。程子云。後謂之性。耳。故不問。程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然。不害為一。若乃受孟子之性。後謂之性。耳。故不問。程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言。善者。乃極本窮源。成子之性。人與禽獸得之也。同。程子曰。所謂之性。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其氣賦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性。人物而致疑於孟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人
幾。生因各得其氣。所以賦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性。人物而致疑於孟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人
之。此兩處人似何。中禽獸。又言健順。五常德。所謂性也。而致疑於孟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人
幾。生因各得其氣。所以賦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性。人物而致疑於孟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人
犬。自是此兩處人似何。中禽獸。又言健順。五常德。所謂性也。而致疑於孟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人
於。這些子未甚察。卻。是謂性。即理。於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於易論語。固宜。孟子聞告

子言生之謂性。則致詰之。程朱之說。不幾助告子而議孟子歟。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講求者。老莊釋氏也。老莊釋氏自貴其神而外形體。顯背聖人。毀訾仁義。告子未嘗有神與形之別。故言食色性也。而亦尙其自然。故言性無善無不善。雖未嘗毀訾仁義。而以桮棬喻義。則是災杞柳始爲桮棬。其指歸與老莊釋氏不異也。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不出乎懷生畏死者同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嚙。進乎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心知之發乎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告子以自然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故言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立說之指歸。保其生而已矣。陸子靜云。善能害心。此言實老莊告子釋氏之宗旨。貴其自然以保其生。誠見窮人欲而流於惡者。適足害生。卽慕仁義爲善。勞於問學。殫思竭慮。亦於生耗損。於此見定而心不動。其生之謂性之說如是也。豈得合於孔子哉。易論語孟子之書。其言性也。成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成則人與百物偏全厚薄清濁昏明限於所分者各殊。徒曰生而已矣。適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釋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爲氣者當之。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

也。如其說。孟子但舉人物詰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與牛之異。非有仁義禮智粹然者。不得謂孟子以仁義禮智詰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覺運動爲性。使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告子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知覺運動之不可概人物而目爲蠢然同也。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者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者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及所資以養者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內爲一。其分於天地之氣化以生。本相得而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鷄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鷓鴣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

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於義外之說。必致其辨。言理義之爲性。非言民之爲理。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物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非謂盡人生而堯舜也。自堯舜而下。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於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惡。知敬恭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於其知惻隱。則擴而充之。仁無不盡。於其知羞惡。則擴而充之。義無不盡。於其知敬恭辭讓。則擴而充之。禮無不盡。於其知是非。則擴而充之。智無不盡。仁義禮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然則所謂惻隱。所謂仁者。非心知之外。別有如物焉。藏於心也。已知懷生而畏死。故怵惕於孺子之危。惻隱於孺子之死。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然。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又焉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爲懿德耳。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後儒以爲別。如有物。湊泊附著以爲性。由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終昧

於六經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後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扞格。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自歧爲二哉。二之者。宋儒也。

答問理欲之辨

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歟。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

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卽老莊釋氏之說。朱子亦屢言人欲所蔽。皆以爲無欲。則無蔽。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答欲。因欲而答血氣。因蔽而答知。因知而答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眞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志正公勸讀中庸。於老。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向鶴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考朱子。盡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後復。

入於釋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

答問關宋儒之言

問孟子關楊墨。韓退之關老釋。今子於宋以來儒書之言。多辭而關之何也。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禍於人也大。而莫之能覺也。苟莫之能覺也。吾不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彼楊墨者。當孟子之時。以爲聖人賢人者也。老釋者。世以爲聖人所不及者也。論其人。彼各行所知。卓

乎同於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韓子不能已於與辨爲其言入人心深禍於人大也。豈尋常一名一物之訛舛比哉。孟子答公孫丑問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答公都子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曰。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兩言聖人復起。誠見夫誠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
害於事。害於政。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使不然。則楊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
同於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惡之哉。楊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諸外者。歧而又歧。
墨翟之歎染絲。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釋之學。則皆貴於抱一。貴於無欲。宋以來儒
者。蓋以理之說。其辨乎理欲。猶之執中無權。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
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
絕。曰。主一無適。此卽老氏之抱一無欲。故周子以一爲學聖之要。且明之曰。一者無欲也。天
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
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
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
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譏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

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謂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寤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僻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哉。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

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者。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說。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書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旣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嗚呼。使非害於事。害於政。以禍人。方將敬其爲人。而又何惡也。惡之者爲人心懼也。

陸燿

清吳江人。字朗夫。一字青來。乾隆間累官湖南巡撫。清勤自勵。所至有聲。輯切問齋文鈔。多經世之文。道光以來。賀長齡等先後輯經世文編及續編三編。大抵取法於其書。所著有切問齋文集。

復戴東原書

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所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駭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家而已。未可以虛而附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創社會。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化行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

爲理學眞儒之左契。則夔相之圖。僅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而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糞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能用力於此。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鈔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眩。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憾。是以未敢郵正。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

洪榜 清歙人。字汝登。一字初堂。乾隆舉人。粹於經學。江藩漢學師承記曰。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莫能盡其義。惟洪榜好焉。榜爲震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朱珪見之。謂可不載。戴氏所傳不在此。榜遺書力爭。不得。震子中立卒。將此書刪去。案戴氏性理之說。與顏李二子之學。皆於宋明理學外。別爲一派。其說自有可觀。而不能廢置。惟當時儒者篤於尊古。故多非之。而輒近時勢大殊。學風一變。凡事無不惟新異是尙。故顏李戴三子之說。喜稱道之者轉盛。要之三子之說。與宋明諸儒之書俱在。其異同之旨。長短之故。學者貴虛心察之。自加判斷。慎不可人云亦云。如盲人之道黑白也。

上朱笥河書

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

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惟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二。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通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關老釋之邪說耳。非關老釋也。關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也。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

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

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果不可以默爾已也。如使買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爾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子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

宋史 元托克托等撰。托克托一作脫脫。蒙古人。字大用。順宗時賢相。時詔修宋遼金元諸史。托克托爲都總纂官。案自來正史敍錄學者。除自有列傳者外。多立儒林傳以類收之。惟元托克托等作宋史。因欲特示表章性理之學。遂於儒林傳外。復爲道學傳。一說此傳之作。實本於朱子所作伊洛淵源錄。而稍加修補。故雖理學如陸九淵亦在所攝。蓋純爲程朱一派之學術也。其後元明二史。皆不之從。仍履自來正史之例。其議較爲卓越。今存其序。第以議後世道學門戶之爭之所由起耳。

道學傳序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以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諸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

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按道學傳所錄共二十三人。其姓名如下。周謝良佐。游酢。張釋。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以上十八人。皆程氏門人。朱熹。張栻。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以上六人。皆朱氏門人。

宋元學案

清黃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宗羲里字見前。祖望鄞人。字紹衣。一字謝山。雍正舉人。其學推本程朱。

博覽無方。而尤以網羅文獻。表章忠義爲事。著有經史答問。皕埼亭集。是編之作。大抵取材於宋元兩代諸家之文集語錄。而別爲體例。每案之中。先述其人之事略。次舉其重要之著作。而加以評語。又於各家前。冠以其人之師友弟子表。用明夫學術授受之本末。翦裁有法。論述詳盡。凡二百卷。學者皆稱便焉。

宋元儒學案序錄

王梓材謹案。學案序錄刊本。得之慈谿鄭氏。二老閣。茲檢盧氏所藏原底。間有異。同詳略。特與馮君雲濠附識於各條之後。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卷第一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

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第二卷

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第三卷

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充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第四卷

梓材謹案。高平行輩不後於安定泰山。而廬陵亦當時斯道之疏附也。謝山以梨州編次學案。託始於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故以高平廬陵次之。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於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第五卷

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土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筭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第六卷

雲濠議案序錄底本古盛一輩句下有江楚則有李觀六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盱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於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於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歎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今本補入康節草廬因是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第八卷

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第九卷

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於濂溪是在高弟榮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為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

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第十一卷

梓材謹案涑水與二程同行輩百原在程氏父子之間若濂溪則二程父執也視安定稍後而與高平為講友宜在高平廬陵之次而謝山序錄與二程相比反在馬邵後者殆以序論為次不盡拘其先後輩爾

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於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於大程子述明道學案第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則先儒謂其近於曾子十一字。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叢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

有過於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第十五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作祖望謹案，伊川於六先生爲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於伊川之手，卽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於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於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間有未當者。

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第十七卷

梓材謹案，朱子有司馬邵張之稱，橫渠當次於馬邵之後，且爲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謝山亦以序論次之。

慶歷以後，尙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

學案第九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中數語，作范蜀公、呂申公之於涑水，韓持國王彥霖之於明道，呂汲公之於橫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擇、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

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考見矣。述元城學案第十卷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源錄，旣疑之，而

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尙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

明矣。述華陽學案。第二十卷

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

第二十二卷

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於焦干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於安定。學於泰山。學於康節。亦嘗學於王介甫。而歸宿於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於儒。述榮陽學案。第三十二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亦有甚於諸公者。東發言之詳矣。梓材謹案。榮陽之於小程子。在師友之間。故宜在程門諸子之前。猶西山蔡氏之先於朱門也。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於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蔥嶺處。決裂亦過於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者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五峯紫微皆嘗學於龜山之門。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於上蔡。述龜山學案。第二十五卷

薦山游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以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歟。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薦山學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肅公於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第七卷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必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良齊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第八卷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於上蔡。予以謂兼出於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第九卷

梓材謹案。震澤以揚門而入程門。故次於程門諸子專學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於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第十卷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並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於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於宋史得游師雄神師道。於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於樓宣獻公集得李復。於童蒙訓得田腴。於閩書

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於伊洛淵源錄注中得薛昌朝。稍爲闢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第三十一卷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考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於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第三十二卷

梓材謹案。呂范諸儒兼承張程之學。而周許諸儒。有以橫渠再傳。而及程門者。故又次之。

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嶠。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授辟晁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於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第三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未云。且趙豐公從子文遊。卒能成中興。昌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朱呂皆嘗

從籍 述武夷學案第三十卷

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允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

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大東萊先生爲榮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

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於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

述紫微學案第三十卷

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於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

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於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

案第三十卷

梓材謹案。全本原底。無漢上學案序錄。

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於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

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於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於豫章。述默堂學案第三十卷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則蓬矣。再傳爲晦

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於師也。述豫章學案第三十卷

梓材謹案。默堂豫章並及伊川之門。與震澤同。第震澤先事龜山。而卒業於伊川。默堂豫章則及事伊川。而卒業於龜山。故列於此。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混也。述橫浦學案。第四十卷

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矜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第四十一卷

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於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於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間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於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第四十三卷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於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第四十四卷

雲濠謹案。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得並疏。雖不足。以望元祐之馬呂。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於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

亦狷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第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范許諸儒學案序錄。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於湍石。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於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第四十卷。

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於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於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於和靖者反少。而本於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於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第四十卷。

雲濠謹案，底本槐堂之三陸作二陸。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八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第四十八卷。

梓材謹案，自楊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之也。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於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第五卷。

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並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於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始。良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諸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第五十二卷

梓材謹案。良齋爲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後於朱張。而次於朱張呂之後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爾。

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第五十四卷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第五十六卷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爲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並以追程氏者也。而龍川亦嘗及鄭門。宜次陳葉之後。

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於實用。復齋且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得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第五十卷。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長者。本乎孟子。足以砥末俗。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於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於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第五十卷。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第五十卷。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第十卷。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第六十卷。

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

述西山蔡氏學案。第六十二卷

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第六十三卷

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尊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第六十四卷

雲濠謹案。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恂齋。有以綿其緒焉。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篋窗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第六十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第六十八卷

朱門授受。徧於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

附青雲耳。李張諸子於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第六十九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續伊洛淵源錄者。牽合諸儒門下盡歸之朱子。可爲軒渠。今皆益而正之。

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第七十卷

雲濠謹案。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陣。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第七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永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

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第七十卷

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

齋學案。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有再傳而有蒙齋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

又過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第七十卷

梓材謹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後八年而廣平卒又二十五年而絜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則定川僅長慈湖二年謂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尚未的實其先舒後沈者以

楊袁舒皆象山門人以類相比非有軒輊也。

槐堂之學莫盛於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

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第七十卷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

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溼。又稍不同。至於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於

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第七十卷

梓材謹案張觀物亦謙天授之徒且與玉山同時則是卷當在趙張玉山之間。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

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第七十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張祝諸儒邱劉諸儒二學案序錄。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惟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梨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旁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第八十卷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

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第八十一卷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

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第八十二卷

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於朱子。以此誡之。予謂是

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第八十三卷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於南溪。傳宗於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

阪。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方回以爲東澗晚年始宗陸誤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原底所無。而二老閣刊本有之。但其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息庵與存齋互譌。今特爲正之。而其辨說於本卷。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

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游。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第八十卷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晦翁生平不喜

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

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第八十卷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於蓮蕩憂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

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於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於朱者。述靜清學案。第十七卷

異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考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游。異齋其後人邪。其遺

書宗旨不可考。見然異齋之門有文山。徑阪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於國矣。

述異齋學案。第八十卷

雲濠謹案。是錄底本云。講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真者也。歐陽
異齋之爲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阪。其爲陸學。不知
所出。而其節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阪。其爲陸學。不知
徑阪子待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爲異齋學案。蓋徑阪疊山別見存齋。而
靜息庵學案中矣。

梓材謹案，巽齋與江古心同時，蓋亦晦翁再傳也，當次於介軒而前於三湯。

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於程蒙齋，董盤淵、王拙齋而多卒業於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第九卷

梓材謹案，介軒爲晦翁再傳，與雙峯同爲勉齋之傳，當次於雙峯。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第九卷

雲濠謹案，底本於魯齋云，當元之時，至與二程橫渠南軒並加公爵，從祀廟庭，則似少過焉。

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戴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第十一卷

草廬出於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第九卷

徑阪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第九卷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第九卷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

齋同築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第九十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蕭同學案序錄。又案勤齋築庵與許魯齋同行輩。而殿於有元諸儒者。以所附諸儒不一。故統載於此耳。

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啟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鋼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

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

大略用道命錄爲底本。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訾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

梓材謹案。自元祐慶元黨案以下。原底並失序錄。茲所錄者。鄭氏刊本也。

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

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

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及蜀學

略。第九十八卷
第九十九卷

關洛陷於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嘆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於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

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

而矚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

百第一

明儒學案

清黃宗羲撰。凡六十二卷。是編體例除無表外。餘與宋元學案相同。其書皆匯合數百年各家之學說。提要鉤玄。披覽粲然。不愧稱爲吾國學術史之創作。道光時。唐鑑作國朝學案小識。以續黃書。唐乃恪守程朱之學。以攻陸王者。甄別敘錄。失之過隘。然其書於當時之爲程朱之學者。網羅頗富。亦未可竟廢也。

明儒學案序錄

康齋倡道小陂。一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徵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崇仁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峰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激遠矣。白沙學案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

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爲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河東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三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自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儻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

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求地下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姚江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績水耳。然一時之盛。吾欲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疇。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自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

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謖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右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游者頗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汀。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鈔。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江右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

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有復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廡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威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論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辰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修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鋹。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鋹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鋒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

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龍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盡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閩。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謚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外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

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切。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陳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悟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游。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尙書。受業荆川之門。南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閻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游得山詩。王文明應奎胡珊鳴玉劉嶽德重楊

約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尙可考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卷中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旣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北方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旣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十數。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並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越年。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

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賢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閻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歧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粵閩王門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止修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羊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

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義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遊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濛濛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繫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三十餘年。其心體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

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遊。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嗒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跟蹤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台。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耳。遂死獄。

中心隱之學。不墜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於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教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摠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師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

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佟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眞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眞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日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庵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得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庵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

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惟命。」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搗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豔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庵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墓。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蔽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歷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

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傳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二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皇見龍。東溟關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秦州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甘泉學案。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傳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諸儒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旣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

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寐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阨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鬣而孽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知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東林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養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養。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俱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

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滄。日初執手謂義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義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絨書寄義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義豈能知先師之學哉。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阻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恁麼。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蕺山學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發行

國學治要
第四編 理學治要 (全一册)

每册定價洋一元二角



分售處

編者 武陵張文治

校者 杭縣陳璣

發行者 上海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華棋書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香港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貴陽 肇慶 梧州 長春 哈爾濱 新加坡
烟台 鄭州 青島 瀋陽

112303
(2)

